

蘭陵笑笑生著  
梅節校訂  
陳詔黃霖礎釋

金瓶梅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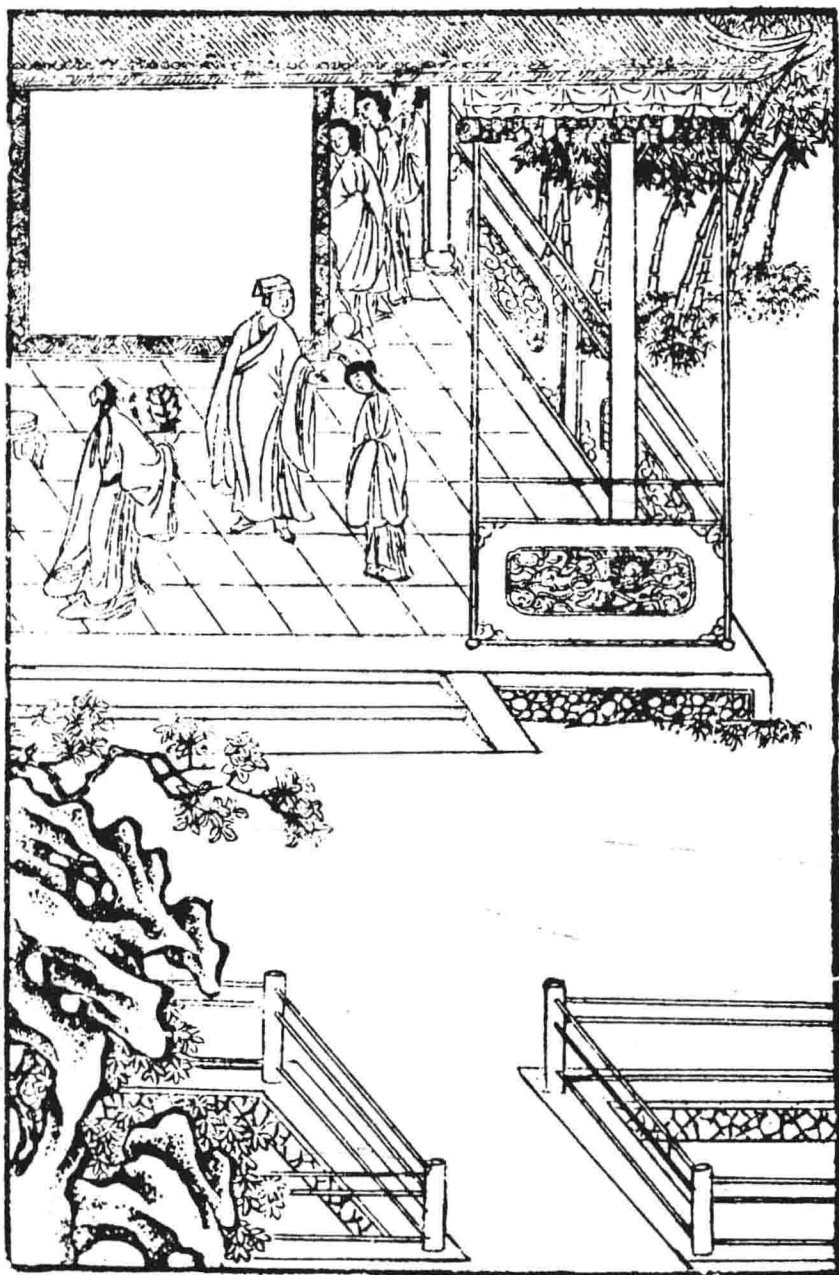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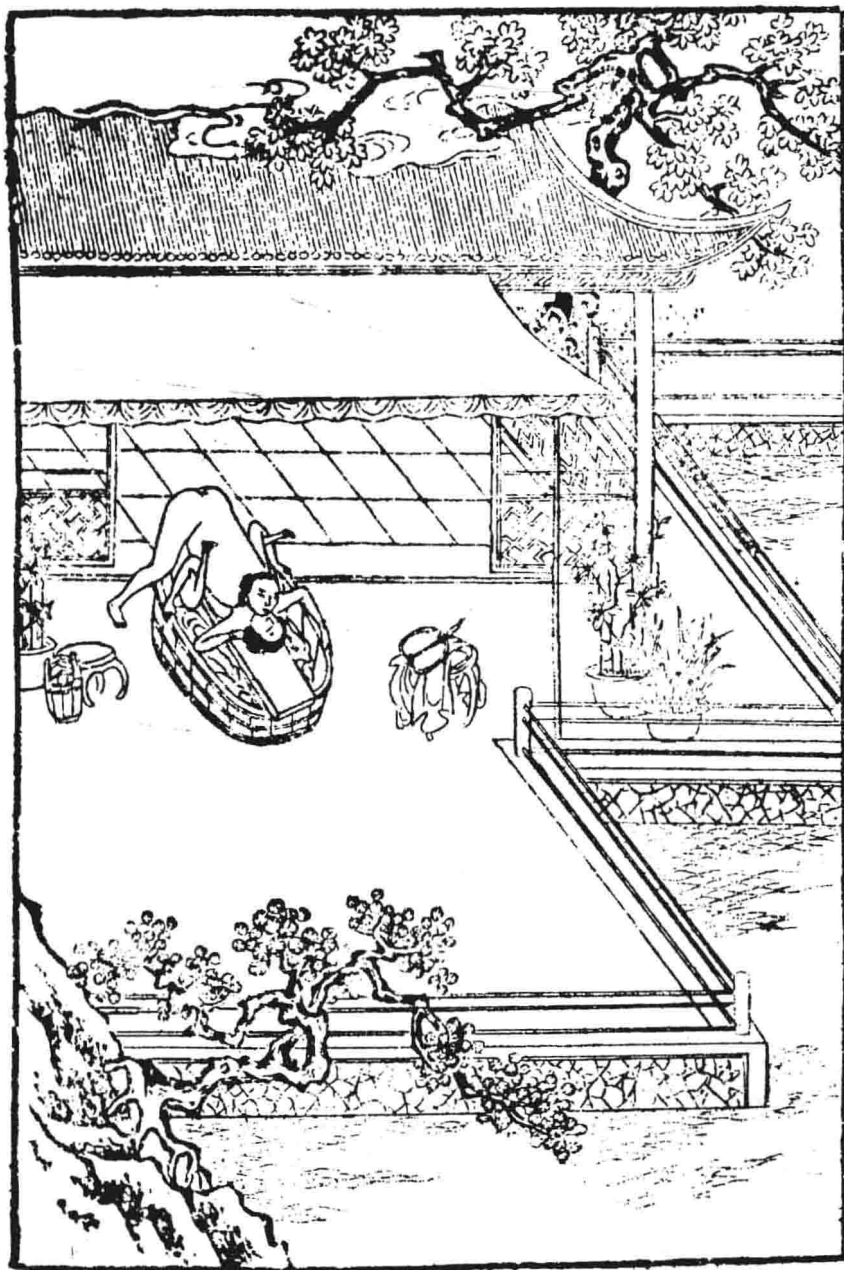
• 梅節重校本 •

# 金瓶梅詞話

(二)

蘭陵笑笑生著  
陳詔黃霖注釋  
夢梅館印行





## 第二十九回

吳神仙貴賤相人

潘金蓮蘭湯午戰

百年秋月與春花，展放眉頭莫自嗟！吟幾首詩消世慮，酌二杯酒度韶華；

聞敲棋子心情樂，悶發瑤琴興趣賒；人事與時俱不管，且將詩酒作生涯。

話說到次日，潘金蓮早起，打發西門慶出門，記挂著要做那紅鞋。拿著針線筐兒，往花園翡翠軒臺基兒上坐著，那裏描畫鞋扇，使春梅請了李瓶兒來到。李瓶兒問道：「姐姐，你描畫的是甚么？」金蓮道：「要做一雙大紅光素緞子白綾平底鞋兒，鞋尖兒上扣繡鸚鵡摘桃。」李瓶兒道：「我有一方大紅十樣錦緞子，也照依姐姐描恁一雙兒，我要做高底的罷。」於是取了針線筐，兩個同一處做。金蓮描了一雙，丟下說道：「李大姐，你替我描這一雙，等我后邊把孟三姐叫了來。他昨日對我說，他也要做鞋哩！」一直走到后邊。玉樓房中倚著護炕兒，手中也納著一雙鞋兒哩。金蓮進門，玉樓道：「你早辦？」金蓮道：「我起的早，打發他爹往門外與賀千戶送行去了。教我約下李大姐，花園裏趕早涼做些生活。等住回日頭過，熱了做不的。我才描了一雙鞋，教李大姐替我描著，徑來約你同去，咱三個一答兒哩好做。」因問：「你手裏納的是甚么鞋？」玉樓道：「是昨日你看我開的那雙玄色緞子鞋。」金蓮道：「你好漢又早納出一雙來了！」玉樓道：「那雙昨日就納了，這一雙又納了好些了。」金蓮接過看了一回，說：「你這個到明日使甚么雲頭子？」玉樓道：

「我比不得你們小后生（二），花花黎黎（三）。我老人家了，使羊皮金緝的雲頭子罷。周圍拿紗線鎖出白山子兒，上白綾高底穿，好不好？」金蓮道：「也罷。你快收拾咱去來，李瓶兒那裏等著哩！」玉樓道：「你坐著，咱吃了茶去。」金蓮道：「不吃罷，咱拿了茶那裏吃去來。」玉樓吩咐蘭香，炖下茶送去。兩個婦人手拉著手兒，袖著鞋扇，徑往外走。吳月娘剛上房穿廊下坐，便問：「你們那去？」金蓮道：「李大姐使我替他叫孟三兒，去與他描鞋。」說著，一直來到花園內。

三人一處坐下，拿起鞋扇，你瞧我的，我瞧你的，都瞧了一遍。先是春梅拿茶來吃了，然后李瓶兒那邊的茶到，孟玉樓房裏蘭香落后才拿茶至。三人吃了，玉樓便道：「六姐，你平白又做平底子紅鞋做甚么？不如高底鞋好著。你若嫌木底子響腳，也似我用毡底子，卻不好？走著又不響。」金蓮道：「不是穿的鞋，是睡鞋。也是他爹，因我不見了那雙睡鞋，被小奴才兒偷了，弄油了我的，吩咐教我從新又做這雙鞋。」玉樓道：「又說鞋哩！這個也不是舌頭，李大姐在這裏聽著。昨日因你不見了這雙鞋，來昭家孩子小鐵棍兒怎的花園裏拾了，後來不知你怎的知道了，對他爹說，打了小鐵棍兒一頓。說把他猴子打的鼻口流血，躺在地下死了半日，惹的一丈青好不在后邊海罵。罵那個淫婦、王八羔子學舌，打了他小斯。說他小斯一點尿不曉孩子，曉的甚么？便唆調打了他恁一頓。早是活了，若死了，淫婦、王八羔子也不得清潔！俺再不知罵淫婦、王八羔子是誰。落后小鐵棍兒進來，他大姐姐問他：「你爹爲甚么打你？」小斯才說：「因在花園裏耍子，拾了一雙鞋，問姑夫換圈兒來。不知甚么人對俺爹說了，教爹打我一頓。我如今尋姑夫，問他要圈兒去也。」說畢，直往前跑了。原來罵的王八羔子是陳姐夫。早是李嬌兒在傍邊坐著，大姐沒在跟前。若聽見時，又是一場兒。」金蓮問：「大姐姐沒說甚么？」玉樓道：「你還說哩，大姐姐好不說你哩！說：「如

今這一家人亂世爲王，九條尾狐狸精出世了，把昏君禍亂的貶子休妻。想著去了的來旺兒小斯，好好的從南邊來了，東一帳，西一帳，說他老婆養著主子，又說他怎的拿刀弄杖，成日做賊哩，養漢哩，生生兒（三）禍弄的打發他出去了，把個媳婦又逼臨（四）的吊死了。如今爲一雙鞋子，又這等驚天動地反亂。你的鞋好好穿在腳上，怎的教小斯捨了？想必吃醉了，在那花園裏和漢子不知怎的錫成一塊，才掉了鞋！如今沒的遮羞，拿小斯頂缸，打他這一頓，又不曾爲甚么大事。」金蓮聽了道：「沒的那扯淡！甚么是小事？殺了人是大事了，奴才拿刀子要殺主子！」向玉樓道：「孟三姐，早是瞞不了你，咱兩個聽見來與兒說了一聲，唬的甚么樣兒的。你是他的大老婆，倒說這個話！你也不管，我也不管，教奴才殺了漢子才好！老婆成日在你那邊使喚，你縱容著他，不管教他，欺大滅小，和這個合氣，和那個合氣。各人冤有頭，債有主，你揭條我，我揭條你，吊死了你還瞞著漢子不說！早是花了錢，好人情說下來了，不然怎了？你這時推乾淨，說面子話兒！左右是左右，我調唆漢子也罷，若不教他把奴才老婆漢子一條提攆的離門離戶也不算，恒屬（五）人挾不到我井裏頭！」

玉樓見金蓮粉面通紅，惱了，又勸道：「六姐，你我姐妹都是一個人，我聽見的話兒有個不對你說？說了，祇放在你心裏，休要使出來。」金蓮不依他，到晚等的西門慶進入他房來，一五一十告西門慶說，來昭媳婦了一丈青怎的在后邊指罵，說你打了他孩子，要選植兒（六）和人嚷。這西門慶不聽便罷，聽了記在心裏，到次日，要攆來昭三口子出門，多虧月娘再三攔勸下。不容他在家，打發他往獅子街房子那看守，替了平安兒來家看守大門。后次月娘知道，甚惱金蓮，不在話下。正是：事不三思終有悔，人逢得意早回頭。

卻說西門慶在前廳打發來照三口子，搬移獅子街看守房屋去。一日，正在前廳坐，忽有看守大門的平安兒來報：「守備府周爺差人送了一位相面先生，名喚吳神仙，在門首伺候見爹。」西門慶喚來人進見，遞上守備帖兒，然後道：「有請。」須臾，那吳神仙頭戴青布道巾，身穿布袍草履，腰系黃絲雙穗條，手執龜殼扇子，自外飄然進來。年約四十之上，生的神清如長江皓月，貌古似太華喬鬆，威儀凜凜，道貌堂堂。原來神仙有四般古怪：身如鬆，聲如鐘，坐如弓，走如風。但見他：

能通風鑒，善究子平（七）。觀乾象能識陰陽，察龍經明知風水。五星深講，三命秘談。審格局，決一世之榮枯；觀氣色，定行年之休咎。若非華岳修真客，定是成都賣卜人。

西門慶見神仙進來，忙降階迎接，接至廳上。神仙見西門慶，長揖稽首，禮畢就坐。須臾茶罷，西門慶動問神仙高名雅號，仙鄉何處，因何與周大人相識。那吳神仙坐上欠身道：「貧道姓吳名勝，道號守真。本貫浙江仙游人。自幼從師天臺山紫虛觀出家。雲游上國，因往岱宗訪道，道經貴處。周老總兵相約，看他老夫人目疾，特送來府上觀相。」西門慶道：「老仙長會那幾家陰陽？通那幾家相法？」神仙道：「貧道粗知十三家子平，善曉麻衣相法（八），又曉六壬神課（九）。常施藥救人，不愛世財，隨時住世。」西門慶聽言，益加敬重，誇道：「真乃謂之神仙也！」一面令左右放桌兒，擺齊管待神仙。神仙道：「周老總兵送貧道來，未曾觀相造，豈可先要賜齊！」西門慶笑道：「仙長遠來，一定未用早齊。待用過，看命未遲。」

於是陪著神仙吃了些齋食素饌，抬過桌席，拂抹乾淨，討筆硯來。神仙道：「請先觀貴造（十），然後觀相尊容。」西門慶便說與八字：「屬虎的，二十九歲了，七月二十八日子時生。」這神仙暗暗掐指尋紋，良久說道：「官人貴造戊寅年，辛酉月，壬午日，丙子時，七月廿三日白露，已交八月算命。月令提剛辛酉，理取



傷官格。子平雲：傷官傷盡復生財，財旺生官福轉來。立命申宮，是城頭土命；七歲行連辛酉，十七行壬戌，二十七癸亥，三十七甲子，四十七乙丑。官人貴造，依貧道所講，元命貴旺，八字清奇，非貴則榮之造。但戊土傷官，生在七八月，身忒旺了。幸得壬午日幹，醜中有癸水，水火相濟，乃成大器。丙子時，丙合辛生，後來定掌威權之職。一生盛旺，快樂安然，發福遷官，主生貴子。爲人一生耿直，幹事無二，喜則和氣春風，怒則迅雷烈火。一生多得妻財，不少紗帽戴。監死有二子送老。今歲丁未流年，丁壬相合。目下丁火來克。若你克我者爲官鬼，必主平地登雲之喜，添官進緣之榮。大連現行癸亥，戊土得癸水滋潤，定見發生。目下透出紅鸞天喜<sub>(十二)</sub>，能羆之兆<sub>(十二)</sub>。又命宮陽馬臨申<sub>(十三)</sub>，不過七月必見矣。」西門慶問道：「我後來連限何如，有災沒有？」神仙道：「官人休怪我說，但八字中不宜陰水太多，后到甲子運中，常在陰人之上；祇是多了底流星打攪，又被個壬午日破了，不出六六之年，主有嘔血流膿之災，骨瘦形衰之病。」西門慶問道：「于今如何？」神仙道：「目今流年，祇多日逢破敗五鬼在家吵鬧，些小氣惱，不足爲災，都被喜氣神臨門衝散了。」西門慶道：「命中還有敗否？」神仙道：「年趕著月，月趕著日，實難矣。」西門慶聽了，滿心歡喜。便道：「先生，你相我面何如？」神仙道：「請尊容轉正，貧道觀之。」西門慶把座兒掇了一掇。神仙相道：「夫相者，有心無相，相逐心生。有相無心，相隨心滅。吾觀官人，頭圓項短，必爲享福之人；體健筋強，決是英豪之輩；天庭<sub>(十四)</sub>高聳，一生衣祿無虧；地閣<sub>(十五)</sub>方圓，晚歲榮華定取。此幾椿兒好處。還有幾椿不足之處，貧道不敢說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仙長但說無妨。」神仙道：「請官人走兩步看。」西門慶真個走了幾步。神仙道：「你行如擺柳，必主傷妻；魚尾<sub>(十六)</sub>多紋，終須勞碌。眼不哭而淚汪汪，心無慮而眉縮縮，若無刑<sub>(十七)</sub>，必損其身。妻宮<sub>(十八)</sub><sub>(十九)</sub><sub>(二十)</sub><sub>(二十一)</sub><sub>(二十二)</sub><sub>(二十三)</sub><sub>(二十四)</sub><sub>(二十五)</sub><sub>(二十六)</sub><sub>(二十七)</sub><sub>(二十八)</sub><sub>(二十九)</sub><sub>(三十)</sub><sub>(三十一)</sub><sub>(三十二)</sub><sub>(三十三)</sub><sub>(三十四)</sub><sub>(三十五)</sub><sub>(三十六)</sub><sub>(三十七)</sub><sub>(三十八)</sub><sub>(三十九)</sub><sub>(四十)</sub><sub>(四十一)</sub><sub>(四十二)</sub><sub>(四十三)</sub><sub>(四十四)</sub><sub>(四十五)</sub><sub>(四十六)</sub><sub>(四十七)</sub><sub>(四十八)</sub><sub>(四十九)</sub><sub>(五十)</sub><sub>(五十一)</sub><sub>(五十二)</sub><sub>(五十三)</sub><sub>(五十四)</sub><sub>(五十五)</sub><sub>(五十六)</sub><sub>(五十七)</sub><sub>(五十八)</sub><sub>(五十九)</sub><sub>(六十)</sub><sub>(六十一)</sub><sub>(六十二)</sub><sub>(六十三)</sub><sub>(六十四)</sub><sub>(六十五)</sub><sub>(六十六)</sub><sub>(六十七)</sub><sub>(六十八)</sub><sub>(六十九)</sub><sub>(七十)</sub><sub>(七十一)</sub><sub>(七十二)</sub><sub>(七十三)</sub><sub>(七十四)</sub><sub>(七十五)</sub><sub>(七十六)</sub><sub>(七十七)</sub><sub>(七十八)</sub><sub>(七十九)</sub><sub>(八十)</sub><sub>(八十一)</sub><sub>(八十二)</sub><sub>(八十三)</sub><sub>(八十四)</sub><sub>(八十五)</sub><sub>(八十六)</sub><sub>(八十七)</sub><sub>(八十八)</sub><sub>(八十九)</sub><sub>(九十)</sub><sub>(九十一)</sub><sub>(九十二)</sub><sub>(九十三)</sub><sub>(九十四)</sub><sub>(九十五)</sub><sub>(九十六)</sub><sub>(九十七)</sub><sub>(九十八)</sub><sub>(九十九)</sub><sub>(一百)</sub>，必刑過了。」神仙道：「請出手來看

一看。」西門慶舒手來與神仙看。神仙道：「智慧生於皮毛，苦樂觀乎手足；細軟豐潤，必享福逸樂之人也。兩目雌雄，必主富而多詐；眉抽二尾，一生常自足歡娛；根有三紋，中所必然多耗散；奸門紅紫，一生廣得妻財；黃氣發於高廣，旬日內必定加官；紅色起於三陽（十八），今歲間必生貴子。又有一件不敢說：淚堂豐厚，亦主貪花；谷道亂毛，號為淫杪。且喜得鼻乃財星，驗中年之造化；承漿地閣，管末世之榮枯；

承閃地閣要豐隆，準乃財星居正中。生平造化皆由命，相法玄機定不容。」

神仙相畢，西門慶道：「請仙長相相房下衆人。」一面令小斯：「后邊請你大娘出來。」於是李嬌兒、孟玉樓、潘金蓮、李瓶兒、孫雪娥等衆人都跟出來，在軟屏后潛聽。神仙見月娘出來，連忙道了稽首，也不敢坐，在傍邊觀相，「請娘子尊容轉正。」那吳月娘把面容朝看廳外。神端詳了一回，說：「娘子面如滿月，家道興隆；唇若紅蓮，衣食豐足。山根不斷，必得貴夫而生子；聲響神清，必益夫而發福。請出手來。」月娘從袖口中，露出十指春葱來。神仙道：「乾姜之手，女人必善持家；照人之鬢，坤道定須秀氣。這幾樁好處。還有些不足之處，休道貧道直說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仙長但說無妨。」神仙道：「淚堂黑痣，若無宿疾必刑夫；眼下皺紋，亦主六親若冰炭。」

女人端正好容儀，緩步輕如出水龜。行不動塵言有節，無肩定作貴人妻。」

相畢，月娘退后。西門慶道：「還有小妾輩請看看。」於是李嬌兒過來。神仙觀看良久，「此位娘子，額尖鼻小，非側室必三嫁其夫；肉重身肥，廣有衣食而榮華安享。肩聳聲泣，不賤則孤；鼻梁若低，非貧即夭。請走幾步我看。」李嬌兒走了幾步。神仙道：

「額尖露臀并蛇行，早年必定落風塵。假饒不是娼門女，也是屏風后立人。」

相畢，李嬌兒下去。吳月娘叫：「孟三姐，你也過來相一相。」神仙觀看，「這位娘子，三停平等，一生衣祿無虧；六府（十九）豐隆，晚歲榮華定取。平生少疾，皆因月字（二十）光輝；到老無災，大抵年宮（三）潤秀。請娘子走兩步。」玉樓走了兩步。神仙道：

「口如四字神清徹，溫厚堪同掌上珠。威媚兼全財命有，終主刑夫兩有餘。」

玉樓相畢，叫潘金蓮過來。那潘金蓮祇顧嬉笑，不肯過來。月娘催之再三，方才出見。神仙抬頭觀看這個婦人，沉吟半日，方才說道：「此位娘子，髮濃鬢重，兼斜視以多淫；臉媚眉彎，身不搖而自顫。面上黑痣，必主刑夫；人中（三）短促，終須壽夭。」

舉止輕浮惟好淫，眼如點漆壞人倫。月下星前長不足，雖居大廈少安心。」

相畢金蓮，西門慶又叫李瓶兒上來教神仙相一相。神仙觀看這個女人，「皮膚香細，乃富室之女娘；容貌端莊，乃素門（三）之德婦。祇是多了眼光如醉，主桑中之約（四）無窮；眉鬢漸生，月下之期難定。觀臥蠶（五）明潤而紫色，必產貴兒；體白肩圓，必受夫之寵愛。常遭疾厄，祇因根上昏沉；頻遇喜祥，蓋謂福堂明潤。此幾樁好處。還有幾樁不足處，娘子可當戒之：山根（六）青黑，三九前后定見哭聲，法令（七）繃纏，雞犬之年（八）焉可過！慎之，慎之！」

花月儀容惜羽翰，平生良友鳳和鶯。朱門財祿堪依倚，莫把凡禽一樣看。」

相畢，李瓶兒下去。月娘令孫雪娥出來相一相。神仙看了，說道：「這位娘子，體矮聲高，額尖鼻小，雖然出谷遷喬，但一生冷笑無情，作事機深內重。祇是吃了這四反的虧，後來必主凶亡。夫四反者，唇反無凌，耳反無輪，眼反無神，鼻反不正故也。」

燕體蜂腰是賤人，眼如流水不廉真。常時斜倚門兒立，不爲婢妾必風塵。」

雪娥下去，月娘教大姐上來相一相。神仙道：「這位女娘，鼻梁仰露，破祖刑家；聲若破鑼，家私消散。面皮太急，雖溝洫長而壽亦夭；行如雀躍，處家室而衣食缺乏。不過三九，當受折磨。」

惟夫反目性通靈，父母衣食僅養身；狀貌有拘難顯遠，不遭惡死也艱辛。」

大姐相畢，教春梅也上來教神仙相相。神仙睜眼兒見了春梅，年約不上二九，頭戴銀絲雲髻兒，白線挑衫兒，桃紅裙子，藍紗比甲兒，纏手縛腳出來，道了萬福，神仙觀看良久，相道：「此位小姐，五官端正，骨格清奇。髮細眉濃，稟性要強；神急眼圓，爲人急燥。山根不斷，必得貴夫而生子；兩額朝拱，主早年必戴珠冠。行步若飛仙，聲響神清，必益夫而得祿，三九定然封贈。但吃了這左眼大，早年競父；右眼小周歲競娘。左口角下祇一點黑痣，主常沾啾啾（三九）之災，右腮一點黑痣，一生受夫愛敬。」

天庭端正五官平，口若塗朱行步輕；倉庫豐盈財祿厚，一生常得貴人憐。」

神仙相畢，衆婦女皆咬指以爲神相。西門慶封白銀五兩與神仙，又賞守備府來人銀五錢，拿拜帖回謝。吳神仙瑞三辭卻，說道：「貧道運游四方，風餐露宿，化救萬道，周總兵送將過來，乃一時之情耳，要這財何用？決不敢受。」西門慶不得已，拿出一疋大布：「送仙長做一件大衣何如？」神仙方才受之，令小童接了，收在經包內，稽首拜謝。西門慶送出大門，揚長飄然而去。正是：拄杖兩頭挑日月，葫蘆一個隱山川。

西門慶送神仙出，回到后廳問月娘衆人：「所相何如？月娘道：「相的也都好，祇是三個人相不著。」西門慶道：「那三個人相不著？」月娘道：「相李大姐有宿疾，到明日生貴子。他現今懷著身孕，這個也罷。」

了。相咱家大姐到明日受折磨，不知怎的折磨？相春梅后日也生貴子，或者祇怕你用了他，各人子孫，也看不見。我祇不信說他春梅后來戴珠冠，有夫人之分。端的咱家又沒官，那討珠冠來？就有珠冠，也輪不到他頭上！」西門慶笑道：「他相我目下有平地登雲之喜，加官進祿之榮，我那得官來？他見春梅和你們站在一處，又打扮不同，戴著銀絲雲髻兒，祇當是我親生養女兒一般，或后来匹配名門，招個貴婿；故說有些珠冠之分。自古算的著命，算不著好。相逐心生，相隨心滅。周大人送來，咱不好鬻了他的頭，教他相相除疑罷了。」說畢，月娘房中擺下飯，打發吃了飯。

西門慶手拿芭蕉扇兒，信步閑游，來花園大卷棚內聚景堂內，周圍放下簾櫳，四下花木掩映。正值日當午時分，祇聞綠陰深處一派蟬聲，忽然風送花香，襲人撲鼻。有詩爲證：

綠樹陰濃夏日長，樓臺倒映入池塘。水晶簾動微風起，一架薔薇滿院香。

別院深沉夏簾清，石榴開遍透簾明，槐陰滿地日卓午，時聽新蟬噪一聲。

西門慶坐於椅上以手扇搖涼，祇見來安兒、畫童兒兩個小斯來井上打水。西門慶道：「叫一個來。拿澆水安放盆內。」來安兒忙走向前，西門慶吩咐：「到后邊對你春梅姐說，有梅湯提一壺來，放在這冰盤內湃著。」來安兒應諾去了。半日，祇見春梅家常露著頭，戴著銀絲雲髻兒，穿著毛青布挂兒，桃紅夏布裙子，手提一壺蜜煎梅湯，笑嘻嘻走來，問道：「你吃了飯了？」西門慶道：「我在后邊上房裏吃了。」春梅說：「嗔道不進房裏來。把這梅湯放在冰盤內湃著你吃？」西門慶點頭兒。春梅湃上梅湯，走來扶著椅兒，取過西門慶手中芭蕉扇兒替他打扇，問道：「頭裏大娘和你說甚么話來？」西門慶道：「說吳神仙相面一節。」春梅道：「那道士平白說戴珠冠，教大娘說『有珠冠祇怕輪不到他頭上』。常言道：『凡人不可貌相，海水不可鬥量。從來

旋的不圖砍的圖，各人裙帶上衣食(三三)，怎么料得定？莫不長遠祇在你家做奴才罷！」西門慶笑道：「小油嘴兒，自胡亂！你若到明日有了娃兒，就替你上了頭(三三)。」於是把他摟到懷裏，手扯著手兒頑耍。問他：「你娘在后邊，在屋裏？怎的不見？」春梅道：「娘在屋裏，教秋菊熱下水要洗浴。等不的，就在床上睡了。」西門慶道：「等我吃了梅湯，等我鬼混他一混去。」於是春梅向冰盆倒了一甌兒梅湯與西門慶，呷了一口，湃骨之涼，透心沁齒，如甘露灑心一般。

須臾吃畢，搭伏著春梅肩膀兒，轉過角門，來到金蓮床房中。掀開簾櫳進來，看見婦人睡在正面一張新買的螺鈿(三三)床上。原是因李瓶兒房中安著一張螺鈿廠廳床，婦人旋教西門慶使了六十兩銀子，也替他也買了這一張螺鈿有欄杆的床。兩邊隔扇都是螺鈿攢造，安在床內，樓臺殿閣，花草翎毛。裏面三塊梳背，都是鬆竹梅歲寒三友。挂著紫紗帳幔，錦帶銀鉤，兩邊香球吊挂。婦人赤露玉體，止著紅綃抹胸兒，蓋著紅紗衾，枕石鴛鴦枕，在涼貢之上睡思正農。房裏異香噴鼻。西門慶一見，不覺淫心頓起，令春梅帶上門出去。悄悄脫了衣褲，上的床來，掀開紗被，見他玉體互相掩映。戲將兩股輕開，按塵柄徐徐插入牝中。比及星眸驚閃之際，異抽拽數十度矣。婦人睜開眼，笑道：「怪強盜，三不知多咱進來？奴睡著了就不知道。奴睡的甜甜兒，鬼混死了我！」西門慶道：「我便罷了。若是有個生漢子進來，你也推不知道罷！」婦人道：「我不好罵的，誰人七個頭八個膽，敢進我這房裏來？祇許了你恁沒大沒小(三四)的罷了。」

原來婦人因前日西門慶在翡翠軒誇獎李瓶兒身上白淨，就暗暗將茉莉花蕊兒攪酥油定粉，把身上都搽遍了。搽的白膩光滑，異香可掬，使西門慶見了愛他，以奪其寵。西門慶於是見他身體雪白，穿著新做的兩雙大紅睡鞋。一面蹲踞在上，兩手兜其股極力而提之，垂首觀其出入之勢。婦人道：「怪貨，祇顧端詳甚

么？奴的身上黑，不似李瓶兒的身上白就是了。他懷著孩子，你便輕憐痛惜；俺們是拾兒（三五），由著這等撥弄！」西門慶問道：「說你等著我洗澡來？」婦人問道：「你怎得知道來？」西門慶把春梅告訴他話，說了一遍。婦人道：「你洗，我教春梅掇水來。」不一時，把浴盆掇到房中，注了湯，二人下床來，同浴蘭湯，共效魚水之歡。當下添湯換水，洗浴了一回。西門慶乘興把婦人仰臥在浴板之上，兩手執其雙足，跨而提之，掀騰振幹，何止二三百回；其聲如泥中螃蟹一般，響之不絕。婦人恐怕香雲拖墜，一手扶著雲髻，一手扳著盆沿，口中燕語鶯聲，百般難述。怎見這場交戰，但見：

華池蕩漾波紋亂，翠幃高卷秋雲暗；才郎情動要爭持，綵色心忙顯手段。一個顫顫巍巍挺硬槍，一個搖搖擺擺輪鋼劍。一個捨死忘生往裏鑽，一個尤雲殘雨將功幹。撲撲聲聲皮鼓催，砵砵礮礮槍對劍；趴趴踢踢弄響聲，砰砰湃湃成一片。下下高高水逆流，洶洶涌涌盈清澗；滑滑招怎住停，攔攔濟濟難存站。一來一往口口口，一衝一撞東西探。熱氣騰騰妖雲生，紛紛馥馥香氣散。一個逆水撐船將玉股搖，一個艄公把舵將金蓮擲；一個紫駟獅獬威風，一個白面嬌嬈遭馬戰。喜喜歡歡美女情，英雄糾糾男兒願；翻翻覆覆意歡娛，鬧鬧挨挨情摸亂。你死我活更無休，千戰千贏心膽戰；口口聲聲叫殺人，氣氣昂昂情不厭。古古今今廣鬧爭，不似這番水裏戰。

當下二人水中戰鬧了一回，西門慶精泄而止。搽抹身體乾淨，撤去浴盆，止著薄織短襦，上床安放炕桌果酌飲酒。婦人教秋菊：「取白酒來與你爹吃。」又向床閣板上方盒中拿果餡餅與西門慶吃，恐怕他肚中饑餓。祇見秋菊半日拿上一銀注子酒來，婦人才待斟在鐘上，摸了摸，冰涼的，就照著秋菊臉上祇一潑，潑了一頭一臉。罵道：「好賊少死的奴才！我吩咐教你篩（三六）了來，如何拿冷酒與爹吃？你不知安排些甚么

心兒！」叫春梅：「與我把這奴才采到院子裏跪著去！」春梅道：「我替娘后邊卷裏腳去來，一些兒沒在跟前，你就弄下碜兒了！」那秋菊把嘴谷都著，口裏喃喃說：「每日爹娘還吃冰泚的酒兒，誰知今日又改了腔兒。」婦人聽見，罵道：「好賊奴才，你說甚么？與我采過來！」教春梅：「每邊臉上打與他十個嘴巴！」春梅道：「皮臉沒的打污濁了我手！娘祇教他頂著石頭跪著罷。」于是不由分說，拉到院子內，教他頂著塊大石頭跪著。不在話下。婦人從新教春梅暖了酒來，陪西門慶吃了幾鐘。掇去酒桌，放下紗帳子來，吩咐拽上房門，兩個抱頭交股體倦而寢。正是：若非玉山頭寬，多是陽臺夢裏尋。

畢竟未知後來何如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## 注釋

- (一) 小后生——年輕人。(二) 花花黎黎——即花花綠綠，華麗花哨。(三) 生生兒——活生生。(四) 逼臨——逼迫欺侮，又作逼凌。
- (五) 恒屬——橫豎，反正。又作恒數，恒是。(六) 邏植兒——找茬，尋找機會、借口。(七) 子平——子平術。以生辰八字推算命運的卜術，相傳為宋代術士徐子平所創。(八) 麻衣相法——一種相面術。傳說北宋錢若水曾訪陳搏於華山，有麻衣道者為之相面，后相法書遂多托名於麻衣。(九) 六壬神課——一種以幹支配五行來占斷凶吉的古老占卜術。(十) 造——星命用語，指人的生辰八字，貴造是尊稱。(十一) 紅鸞天喜——星相家認為天上有紅鸞星，主喜慶婚姻之事。此處似暗示西門慶將得子。(十二) 熊羆之兆——生男孩的徵兆。語出《詩經·小雅·斯幹》：「維熊維羆，男子之祥。」(十三) 日馬臨由——日馬，即驛馬，傳遞文書的馬。星命家推算驛馬以日支為據：凡在寅、午、戌日出生的，驛馬在申。并認為：「驛馬乃不安其居之謂也。」常人遇之主奔波不定，唯貴人遇之主升官。(十四) 天庭——相面術指前額中央部位，在眉間以上。(十五) 地閣——相面術指人的下鄂部位。(十六) 魚尾——相面術



指人的眼角處皺紋。(十七)刑競——星命家術語。意謂性質相衝突的事物必有一方受到傷害。(十八)三陽——太陽、中陽、少陽的合稱。相面術指人的兩眼下眼臉部位。(十九)六府——相面術以人的鼻梁爲經線，眉際、鼻下爲緯線，把人面分爲六部分，稱六府。(二十)月孛——相面術稱人的天庭右側部位爲月孛。(二十一)年宮——相面術把人面分爲十二宮，中正(在鼻準線與眉際線相交處)部位爲年命宮，認爲預示人的壽命。(二十二)人中——中醫和相面術語，指人臉部唇以上、鼻以下的凹痕部位。(二十三)素門——平常門弟。(二十四)桑中之約——指男女私會。語出《詩經·鄘風》：「期我乎桑中，要我乎上宮。」(二十五)臥鬣——相面術指人下眼臉，預示兒女與男女關係。(二十六)山根——相面術稱鼻梁爲山根。(二十七)法令——相面術稱人的鼻翼到嘴角的兩條紋線爲法令線。(二十八)雞犬之年——幹支紀年中逢酉(雞年)逢戌(狗年)的年份。(二十九)啾啾——此處指言語齟齬。(三十)鬻頭——差了臉面，失面子。(三一)裙帶上衣食——指婚姻關係帶來的生活環境。(三二)上頭——此處指婢女扶正爲妾，由梳環改爲梳髻。(三三)螺鈿——用貝殼薄片制成人物、花草、鳥獸等圖樣，嵌在漆器或雕鏤器物上的一種工藝和器具。(三四)沒大沒小——指缺乏長幼尊賤之分的規矩。(三五)拾兒——撿來的孩子。(三六)節——此處作加熱解。